

第九冊



漢書弟十四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

志四之十四

一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為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

陳禹謨本改至為在

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志四之十四

二

古曰意怒故矣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狗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晉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僉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圜卽承上使固入圜擊僉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圜刺僉不當言下固也圜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卽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

志四之十四

三

謨木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其爲邑起家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家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替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遞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遞以狀高注曰遞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

今本德譌作道據老

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

志四之十四

四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漢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漢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卽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旣依史記改爲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會
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
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
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
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

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

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

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志四之十四

六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
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
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
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
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
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朱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
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勾廣雅曰勾與也謂出三
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勾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
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勾字作勾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
徐鍇改自作丐卽勾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
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
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而城傳我勾若馬師古曰勾乞與也乞音氣文
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匹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志四之十四

七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

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嘗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竇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勾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外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
賦傳云勾沐沐我己飯我

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揆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揆

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所武吏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喪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為彈二字丸即彈丸也既言揆丸則不得

更言為彈師古云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

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

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為注內彈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

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

為彈二字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為

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

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志四之十四

八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

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

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匱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

阿匱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為

不詞乃為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

迂矣

貨殖傳

糶

山不韃藥師古曰韃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韃從
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
通無緣俗韃爲槎韃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
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
認差上之卅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
頭作韃與韃字相似因譌而爲韃矣玉篇廣韻韃字竝
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韃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韃藥
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韃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
諸書竝沿其誤

于越

志四之十四

九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
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
念孫案于越本作于越于音干戈之干于越者吳越也
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
以利荊楚于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于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

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
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邪竝出善鐵鑄
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倮

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

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

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

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視此文之干越

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

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

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

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

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

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

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

志四之十四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爲餘干雖非

確詰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

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

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

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

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爲禁守則圍奪二字義

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寶

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墨子辭過篇遠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並與禦同又大

雅丞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
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 圍奪成家者禦
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
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
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
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籥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

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志四之十四

十一

書云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載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
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

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裘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
舉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也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

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
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
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
鶴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台

藥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藥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荊河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則各爲裏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苔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云貽薰千斤魴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藥麴鹽鼓千苔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甌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乃淺學人所改甌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甌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志四之十四

三

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甕長沙謂之甌徐所引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貫齊侯呂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台師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斲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斲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為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

善為句富者數世為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為監謂物

之麤惡者也唐風揚羽傳曰監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

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苦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

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

讀苦為監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

苦牽注曰功牢也苦脆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

曰苦惡也史記平或作沽酒之沽鄭注曰沽猶麤也土

準書曰鐵器苦惡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

禮記曰弓矢之新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

沽功釋文沽並音古志四之十四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楛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

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

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

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

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

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

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

不畢則不得飲酒會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

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

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

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

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

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為價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
 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飫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
 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銛之也今本銛譌作飫史
 記作飲飲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飲而德之章
 注曰飲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
 飲也正義引爾雅飲喜興也今爾雅作飲是飲為喜也飲

志四之十四

十四

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厥矣見上小雅鼓

鍾篇鼓鍾飲飲毛傳曰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

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
 人而不自美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
 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
 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
 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
 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為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剽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臧命作姦剽攻分大小

志四之十四

五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心本為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為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身飛反鄉免走歸窟狐臥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志四之十四

六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獨臥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臥者甚多念孫案獨臥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臥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樂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臥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臥於塵中者甚眾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為後人所改後

志四之十四

七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臥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臥者甚多文選而京賦注所引同是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
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歟鳥鼠少長則歟狐菟肉會士力能彎
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
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
會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
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爲
用會字之誤也

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
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

用猶以也言

志四之十四

六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會是其明
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
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
以劉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
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
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
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并九三可用汲史
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
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
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尙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杞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杞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志四之十四

十九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淪屈朕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淪二屈朕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志四之十四

三

跂行喙息頓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頓頓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頓頓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達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曰頓動也跂行也

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跂行也凡

生類之行皆曰喙較今本多一句

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

岐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帽飛頓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蚺蝮岐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跋動噓息淮南傲真篇曰蠖
飛輓動跋行噓息噓噓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
氣亦謂之喙晉語余
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
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
跋為足喙為口則與輓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
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
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
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
訓從為隨辯見前將

志四之十四

三

數十騎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以上二條
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
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
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卽獨也廣雅介
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爲介介本作介分俗作不二形相似故分誤爲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
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
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
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
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
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志四之十四

三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
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
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
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縮傳曰縮
妻與其子亾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
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
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
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
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
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亾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泥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鳥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

志四之十四

三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鳥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鳥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鳥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鳥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鳥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鳥孫兵皆其證

逗迺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
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
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
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涪注韓長孺傳云軍法
行而逗留畏悞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
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悞逗遛當坐者遛
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
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
留

志四之十四

三

爲

屠者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輿韃王爲烏藉都尉
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輿
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
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
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
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
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
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涪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調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志四之十四

三五

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志四之十四

三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卽是也卽者若也

西南夷傳注卽猶若也
餘見釋詞不能備載

言今若

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卽作印者後人不曉卽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志四之十四

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

史記漢紀同

巴荅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敞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倉重萬餘人從巴荅關入念孫案巴荅關本作巴符關水經云汀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

此三字有誤

鰲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卽在符縣而縣爲故巴

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面

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棗地則在蜀之西

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棗關矣隸書符字作符與棗相

似又涉上下文棗字而誤史記作巴蜀棗關

通鑑漢紀十同

多

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

上文略巴黔中以面

巴下亦衍蜀字辨見史記

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

巴符關

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棗

志四之十四

三

係就

稍令榷爲自係就念孫案係就猶言係聚僖二十六年

左傳我做邑用不敢係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

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

與係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係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

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

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

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竝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及史記皆有欲字

志四之十四

完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邳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志四之十四

三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

并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

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能雖訓與為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

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志四之十四

三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安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其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卽是戰爭之義也如消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外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涅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夙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

而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皆其

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陳禹謨依俗本

改涅為沮

漢書第十四

志四之十四

三

漢書弟十五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志四之十五

一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二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焉耆

北道而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念孫案景祐本無耆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並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

志四之十五

二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耆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尙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鄉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凶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虛
侯章忿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

媿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志四之十五

三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
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
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
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
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尼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
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
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
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

上文云都護治

烏壘城

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

本傳八作三未知孰是

西北去

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

志四之十五

四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

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

注盧維當為雷維字之誤也

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倉

織罽刺文繡好治倉念孫案治倉二字義無所取

通典邊防

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倉是也下文大宛

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

通典同

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

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鎖

後軍候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志四之十五

五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

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

文作銀鑄云瑣也

瑣古鎖字

琅當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琅

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

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

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為

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念孫案上為字涉下為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同

書革

志四之十五

六

書革殤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

胡脈反

謂畫革

爲字而殤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殤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而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志四之十五

七

以肉爲倉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倉兮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倉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蒼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烏孫男女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

不可乏

會宐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會宐給足

志四之十五

八

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

既言宐給足又言可

不乏則文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

通典邊防七同

念孫案匈

奴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曰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

通典同

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
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
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

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字之誤也

狐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又案狐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

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志四之十五

九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而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會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

犀布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
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
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
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
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感傳

適

適稱皇后

師古曰適讀曰嫡

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志四之十五

十

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
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
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
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
親部一及十一引此竝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
同

充依視千石 頁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

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

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頁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
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

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
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志四之十五

士

公主有文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

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

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

即為所為

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
所為謂所生之母也竝音于偽反念孫案兩為字皆讀
平聲為所為者謂為變也為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
故下文云太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即為變尤其明
證矣若讀為為去聲而云為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

寶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匱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志四之十五

三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間管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己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先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者旣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旣恐且急卽具以毒殺許后之事告先也霍先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寔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志四之十五

三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先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先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先傳先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先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

成君

旣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闔局

應門閉兮禁闔局師古曰局短關也念孫案局亦閉也

淮南主術篇中局外閉亦以局閉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卽沓也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面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卽不從也管子小匡篇曰魯請爲闕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碑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為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傅喜二傅晏三傅商四鄭業也並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志四之十五

五

面白虎

土山漸臺面白虎宋祁曰浙本面字上有象字今本上譌作下

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為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面征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面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
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
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儀式
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會

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會念孫案
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會下有肉字於義爲長

王莽傳

志四之十五

共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
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
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
帝紀舜讓於德不擇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擇也
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
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
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
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僞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圖鑿而方枘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為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逡循也集韻逡亦作後故遵儉之為後儉亦猶遵循之為逡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逡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逡巡

陷假

霍光即席常任之重即與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志四之十五

七

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為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般丕作字當為丕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
臨賦營築亦用雜語文也隸書丕字或作𠄎與平字相
近因譌而爲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
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平平或作𠄎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問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
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
孫案師古訓拂爲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爲剗
剗所也謂以劒所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
肌皆承上文手劒而言說文曰剗擊也廣雅曰剗所也

志四之十五

六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荆林雜斲其足正義曰今江南
猶謂刀擊爲剗齊語曰剗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
谿以剗蓬兮王注亦曰剗所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
雜言篇曰干將鑊錙拂鐘不錚亦借拂爲剗也若以拂
其頸爲戾其頸則上與手劒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
皆不相比附矣

倚錘

父子兄弟負籠倚錘倚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倚各
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爲韻福伏爲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儋字耳儋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爲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爲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志四之十五

元

匍匐之匍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

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侏字謂敕阿侏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侏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侏並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爲不詞於事爲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侏乳母

欲諫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諂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敢諫

赤纘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纘方領師古曰纘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纘為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纘則非五采也赤纘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為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纘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堂與堂相似而誤

病悸

志四之十五

三

大師王舜自荅篡位後病悸寢勳宋祁曰悸舊作喘念

孫案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悸二形不相

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

息曰悸是也見宋祁校本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

喘悸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倉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

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即怨也說文慍

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縣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恚恨

也廣雅慍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卽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倉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

志四之十五

三

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躡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舛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

或謂民字與下

文百姓相複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是子庶民則百姓勸豈嫌於複乎

不潔

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潔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潔

不徹皆與憤眊義不相屬余謂渫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眊而不能治也井九三井渫不倉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渫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泄不倉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

七部

大司馬係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然共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爲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志四之十五

三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爲拏子由反拏斂也言民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偕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曰拏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拏拏斂也是拏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旣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本作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煩引證言出則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爲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竝作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竝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爲虞帝

帶高

志四之十五

三

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爲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竝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卽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俗作席鹽鐵論論功篇旃席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又脫其广而爲帶矣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百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旣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
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為
博經故服注云博弈經以八箭投之弈字疑衍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念孫案杜陵
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為后也今
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
立字通鑑同

志四之十五

十四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采惠曰母使民復思也念孫案
此本作母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
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
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竝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築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
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築帶州域者謂雄築竝立
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倉貨志曰有國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遣驃騎破匈奴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面域今本域字並誤作城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反褻重衣也字本作褻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大篋反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褻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

志四之十五

重

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爲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襲李善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此卽襲之俗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與襲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

衣曰襲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襲重衣也舊本重衣作襲

衣乃後人誤以爲褻衣而改大篋反舊本大譌作丈據文選注引改

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爲褻之俗字明矣說文以襲爲左

衽袍以襲爲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襲字

遂廢唯此一處作褻與褻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褻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褻褻之爲兩字矣廣韻褻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襲在三十帖襲與襲聲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褻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么磨

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鄭氏曰磨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磨之磨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磨皆微小之稱也磨音莫可反骨偏磨自音摩各本摩譌作麻據說文玉磨玉篇麼匹可切又匹波切是磨麼與此義不相合晉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徐鉉等而有𦉳字

志四之十五

三

𦉳癩病也與磨同么言其小磨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蹇人言欲上天隗張揖注士林賦曰靡細也蹇

孫案錢說非也磨之言靡也賦曰靡細也么磨二字連

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

竝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鶚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見道端篇又引通俗文曰不長

曰么細小曰麼作磨者古字假借耳么磨不及數子謂

磨勇不如信布疆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荅非譏其病蹇

也若以磨爲病蹇則上與么字不相比附下與不及數

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𦉳癩病也癩半枯也此卽今

偏枯之病亦非蹇病也

苟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禍戒殊爲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喪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銖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志四之十五

七

此禍戒也若字卽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

嬴取威於百儀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爲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且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也祀年也周公卜居雒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志四之十五

美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卜年七百宣三年又曰載祀六百若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且者周公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且字當作何解弗思甚矣且與媯相對爲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溪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熒又作榮言自養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

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眞
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彤神寂漠耳目弗
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
退己進弟不營榮祿義並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遜秦古
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皓願志而弗營
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志四之十五

无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
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
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微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要
迎之時也微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
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微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而都賦
微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微乘邪云云猶言據
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首

說難既首其身迺囚應劭曰首音酋豪之首酋雄也宋
祁引蕭該音義曰首鄭氏曰酋孰也孰與熟同今本孰
譌作孰據方言廣
雅及月令
鄭語注改韋昭曰酋終也念孫案首讀爲就就成也言
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酋西方也
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酋考其就范曄曰考成也
物咸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索
隱曰酋世本作就就與酋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
韋訓酋爲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酋就竝訓爲終鄭
訓酋爲熟則於義稍疏應訓爲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
獨取其說誤矣

志四之十五

三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
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
譌作垠曰垠限也
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爲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卽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服虔曰汜音頓
楚人謂橋曰汜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

罔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爲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網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光不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卽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志四之十五

三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

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汎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

曰汎今爾雅作厓汎之通作厓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

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僭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

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爲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

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爲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

棧政諸侯放命章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放命作方

命章昭曰放命作章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

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傅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圯族其

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譌作故據范

注及唐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

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志四之十五

三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

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雜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先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

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序宅

于楚戊實淫缺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

敗我驪遂亾豐鄙又曰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

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

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師古

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

有以動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

天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

勳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土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志四之十五

合不匡

三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合不匡禮法是謂如滄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奈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闕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

寓籀文字字間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

鵠賦震聲發乎外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

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爲寓

志四之十五

三

之譌張衛思元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而此字

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弟十五

高郵王念孫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

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

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馳音移

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

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念孫案馳讀與施于

中谷之施同敘傳曰馳于子孫馳即施也周南葛覃傳

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為馳封魯服傳經族無施

服鄭注曰在旁而及之義故應劭讀為移若以馳為重

此言流馳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為移若以馳為重

志四之十六

一

次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

若如師古說以為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

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

說文以馳為重次第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俗馳為流

移之移則非重次第之謂矣記曰橋虔則曰矯稱上命

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橋虔則曰矯稱上命

以貨賄用為固或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武紀將百姓

橋虔吏因乘欽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孟康曰虔

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諛分橋

度為二義皆非也呂刑攷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

曰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壘謂劫奪人物以

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為撓擾之義故與攷攘連

文此詔於橋虔吏下即云乘欽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

擾則橋虔之為奔踈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踈人武紀故

攷擾益明矣奔踈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踈人武紀故

踈而致千里師古曰踈踈也奔踈者乘之即奔立則踈

人也念孫案師古分奔踈為二義非也踈亦奔也踈之

言馳奔踞猶奔馳耳說文曰趨踞也越字或作跌史記張儀傳揆前跋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篇墨子跌蹠而趨千里高注曰跌疾行也蹠趨走也或與踞同是疾行謂之踞也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奔踞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踞為蹠則與下文都不相涉矣

勞俸則曰勞者恤其勤勞俸者以恩招俸東相成勞

來不怠流民自古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俸者以恩招俸之念孫案勞來雙聲字也勞亦勞也字本勞

勅說文曰勅勞勅也經史通作來又作俸勞來二字有訓為勸勉者有訓為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之成帝紀曰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冀遂傳曰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為勸勉者也爾雅曰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或采薇序曰杖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鴻鴈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此皆訓為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

志四之十六

二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俸亦承上文行流民而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為勸勉已失其指又以俸為招俸而分勞俸為

陵夷則曰若邱陵之漸平成紀帝王

二義愈失之矣

陵夷師古曰陵亦言如邱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皆類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邱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皆類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為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選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日陵是邱陵之陵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邱陵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因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破危也陵遲猶泰族篇曰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透蛇陵遲相對為文案說文交凌徧也其字作交不作陵則非邱陵之陵益矣

明儀表則曰為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哀

云為宗室儀表酷吏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念孫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儀榦也從木義

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上云表柱也故德行慎也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儀也鄭注言表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法度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卽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表儀其義一也師古注哀紀則云言爲禮儀之表率注酷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爲儀之表率注酷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爲立木又不知儀爲儀之儀字故也

狙詐則曰狙伺也
諸侯王表秦據虻勝之地騁狙詐兵也狙音若蛆念孫案應分狙詐爲二義非也狙詐疊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楊倂注引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狙者類智而非智苴狙竝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於智故曰藍苴路作似知而非作卽詐字也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商注曰狙詐同義酷烈同

囹圄則曰囹獄也囹守也
禮樂志囹義是其明證矣

志四之十六

十餘年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囹爲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爲獄訓囹爲守也囹之言令囹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囹晏子雅曰令政禁也是囹圄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囹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囹牢也囹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爲二義又案說文曰囹獄也又曰囹圄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囹囹字本作圄說文又曰囹守之也此自訓囹爲守非謂囹圄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

提封則曰舉四封之內無慮
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

則曰大率無小計慮辜權則曰辜固也權專也謂規固
販鬻專略其利或曰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揚摧則曰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
刑法志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祇陳畱人謂舉田爲祇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木

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爲封謂之堤封既改文
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與
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雅古字通都凡與
堤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堤封萬井猶言通共萬
井耳倉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
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
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
安城南提封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
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詔能不用算者二
朔傳曰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春以而提封頃畝及其
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
頃畝則尤爲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
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
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
面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封
提封爲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體則亦可讀爲都矣
反一師古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今謂提封之提不
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爲都矣反皆執一之論也倉貨

志四之十六

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
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無字或作大氏趙充國傳
區慮萬二千人師古曰區慮小計慮則是念孫案師古以無
慮爲大計是也而古云無小計慮則是念孫案師古以無
無慮爲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也慮古
讀若閭溝洫志浩浩洋洋慮彈爲河渠書慮作閭宣
十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
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誘注淮南俶眞篇曰無慮大數
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紀將九大匠寶祿七上言
圍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請園陵都凡制度也是
無慮爲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
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歎許而已矣楊倬
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
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
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
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
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
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陳萬年傳宰權
宰權財物師古曰權罪也權專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
為姦利者師古曰權罪或作辜較又作焯權一切經
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
專略其利分辜權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
訓權為專又云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則其謬
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曰焯權孝猶梗槩也孝
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劉炫曰辜較猶梗槩也孝
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
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帝初權酒酷辜昭曰以木渡
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本為權獨取
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曰焯權也是
辜權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敘傳揚權古今
監世盈虛述會貨志第四師古曰揚舉也權引也揚權
者舉而引之陳推古今猶言約略古今非舉而引之
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

志四之十六

曰略表山川彰其剗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
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俶眞篇物莊
子釋文引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粗略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推而陳之劉逵
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然則
揚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
略舉揚較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世儒閤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
之較文選蒼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辜權揚推皆
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為都凡也寢尋則曰尋用也
或曰尋就也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
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侵尋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侵淫漸染之意蓋尋淫聲相近假營惑則曰營謂回繞
借用耳念孫案晉及司馬說是營惑則曰營謂回繞
之也耳目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並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則分營與或爲二義失其指矣今案營亦或也營或卽熒或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或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字或作營道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篇並曰營或也否象傳不可營禮文王官人篇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淮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或營或營猶營或也史記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或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或漢書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之營或史記並作熒或則營非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

感槩則曰感念局狹爲小節槩
季布樂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念孫案師古以槩爲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慨然不快意是感槩卽感慨也感槩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樂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歟也我獨何能無槩然之爲樂然莊子至樂篇曰是其始歟

志四之十六

六

讀感槩卽不快意之貌也師古
斷少時陰賊感槩爲句尤非
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曰魁梧卽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念孫案師古以梧爲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言曰吳大也後漢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賢曰梧與梧同義應劭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偉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念孫案傳言魁岸不言魁如岸師古說非也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雄傑也魁岸猶**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霍去病魁梧語之轉耳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故不諧病將常雷落不耦師古曰雷謂遲雷落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而無功也念孫案雷落卽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卽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啟牢振冠無憂
妬之大壯曰羊補牢母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雷幕
雷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雷故
牢落通作雷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雷落雙雷字
不得分爲兩義雷落與狴牢則曰狴性貪戾闕越王狼
不耦亦不得分爲兩義狴牢則曰狴性貪戾凡言狴者謂貪而戾念孫
戾不仁師古曰狴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縊
案師古以狼爲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縊
廣雅曰狼戾很也又曰狼很縊也是狼與戾同義燕策
曰趙王狼戾無親謂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
賦貪饜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懟長笛賦氣
噴勃以布覆乍踣蹠以狼戾貪饜布覆狼戾亦皆兩字
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虺勇則鵬悍狼戾與鵬悍
相對則始誤以狼爲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
字不可分爲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
又將何奧深則曰蔽奧深汗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辱
說乎奧深則曰蔽奧深汗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辱
奧深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深狎也汗也言蔽奧深
汗不章顯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

志四之十六

七

爲幽則誤分奧深爲二義如音郁是也奧者濁也言去
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
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
濁也曹憲音於六反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
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
安之也薦者舉藉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
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
之念孫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向
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慰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以薦
爲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
甚備之文皆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
不相連屬矣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
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
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
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醞吏傳義縱治政往少
溫藉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吝餘也意或作醞藉及顏
注酷吏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醞藉又作
藍藉不必分醞爲醞釀藉者含蓄有餘也意或作醞藉及顏
溫克鄭箋曰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
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曰皆爲溫藉重禮也

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
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
驚鄂則曰
鄂者阻礙不依順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為區別求之愈渙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匹羊者也

漢書第十六

志四之十六

八

